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

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

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

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

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

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

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蕩蕩與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已不可信者其初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以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多僻也。皆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疾威者屬王所為而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眾民其命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眾民其命無所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劉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宋邑名。康諡也。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建安熊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理無也。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也。所以得禍者。臨川王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正

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克。曾是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曰。自

地在蒙。今日殷商并舉之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曰。彊。彊梁

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悞慢興起也。

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

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

商為諭所謂借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悞

慢之德而害民。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

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

虐大畧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

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實相須也。非

暴虐則無以為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

也。悞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然非其自為

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惡豐城朱氏曰。厲王之

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培克之人。會是在

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會是在服。謂以

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培克也。即所謂悞

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

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

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

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

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新安胡氏曰。彊禦

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強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

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

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

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

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

則言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人，怨之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己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反白交。休反火交于中國。叶于斂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反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

蒲回無卿

賦也。包，休，氣健貌。壘山謝氏曰：以傲狼作氣勢，以斂怨

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

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

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

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眾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反面善酒，爾以酒不義從式。叶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反式號式呼。反火故俾晝作夜。叶

反茹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

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

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愆

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必必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號也。人當晝日有

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

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書作夜。荒亂甚矣。○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謹詳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也。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蠋，如蟪如蠋，如沸如羹。唐音：如沸如羹，當反。小大近喪，叶平聲。反。人尚乎由行，郎反。內異，反。器。于中國，雷及鬼方。

賦也。蜎，條音。蟪，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翼，怒雷，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氏口，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言自近及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

遠無不怨怒也。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蜎如蠋如蟪如蠋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異，于中國，單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止反。殷不用舊，叶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大命以傾。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後在厥服。平王。○言非上帝為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入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王程子曰自是

無之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人

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二反去枝葉

未有害許二反本實先撥蒲未反叶方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列二反制私

賦也顛沛音什拔皮八本也揭本根蹶音起之貌撥猶

絕也鑿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

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

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

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華谷

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殷鑒在夏蓋為

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廬陵歐陽氏

監殷之鑒夏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慶源輔氏

曰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

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高

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則其感發於王者尤切矣

蕩八章章八句

辭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

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憊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

下托文王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涵爾以酒

匪上帝不時之類皆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二叶集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脩身之道。怪

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

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音

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

子所謂盛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

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知庶

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

自警。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言抑抑威儀。

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

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

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

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

有靡哲不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反下孟四國順之。訐于况

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訐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

而為長久之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也。辰時告戒

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

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

以為天下法也。墨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

同于酒。叶音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市沼罔敷求先

王克共。九勇明刑。叶音

賦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鄭氏曰。興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

子者。放此。朱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尔汝字碍

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

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

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肆皇天弗尚。叶音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

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反用戒戎作用

邊反他歷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邊

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

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

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

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

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

故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

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夙

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

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

也尤不可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

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

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實也此所

以爲訏謀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叶牛無不柔嘉叶居白圭之玷叶丁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叶吾也反禾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侯度諸侯所

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

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

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又當謹其

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良豫使平。言語一失莫能

救之。其戒深切矣。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也。中

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字陳氏曰。上以出話

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

可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

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

謹也。○段氏曰。言行可知也。故此章末唯戒夫斯言之玷。故

南容一日三復。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聲之語

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官緇之

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

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勉齋

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二次誦之也。

○無易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韻。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與舌音折。矣。無言不讎。又反。無德不報。叶蒲反。惠于朋友。叶

反。庶民小子。叶獎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

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

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

謹言之效。以敬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

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且

于朋友。謂孔氏曰。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華谷嚴氏

繩之牽連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反。不遐有愆。相息亮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叶反。思不

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

也。廬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觀見也。格至度。

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

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

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

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

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

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

敬乎。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

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

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

漏之中。不可有聞之際。常若十指。若曰此非所顯。兢兢

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所顯。明之

鬼神莫予見也。此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

也。始無間斷也。○朱子曰。射之在乎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

工夫。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

聞也。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慎之於

靜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脩也。○墨山謝

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北溪陳氏曰。屋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作。君子不待於發。而應事接物。方始敬。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於發。而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矣。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此此。屈伸皆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劉安成曰。不遇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反。不

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

虹戶公反。小子叶獎反。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

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蝮

滅○既戒以脩德之事。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

報李之必然也。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如言永無差謬。不

必然之法則也。此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

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黃武

武

武

武

公極言君臣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為人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不慎。威儀之不可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言理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可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荏而甚染。而漸柔木。言緝之絲。夷反新。温温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與言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尋反七。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刃音之木也。緝綸也。被之綸以

為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

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纔温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

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話言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故東萊呂氏曰。言人之質。有美有惡。

○於烏乎。呼音小子。叶獎反。未知臧否。鄙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止叶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

盈。誰夙知而莫慕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

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携。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耳。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常假口耳之間曰耳。是擣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假

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氏

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刺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

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

有警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

成者乎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洛視爾憂憂。莫公反。我心慘慘。

當作燥。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叶入聲。

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賦也。憂憂。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畧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

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反。天

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

適。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適。僻。

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

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

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

做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真氏曰卿

謂官師之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

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國語註中庭之

屏之間倚几有誦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居寢有

誓薛音御之箴御謂近習也誓臨事有誓史之道西山

真氏曰誓史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史不

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做及

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卿以下無

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

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

之有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朱子曰左史所

即謂此董氏曰侯包廬陵羅氏曰包撰言武公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聲去於其側

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

折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

實此自警也○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

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

詩淇澳則見公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實筵

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大為小

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苑音鬱彼桑柔

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

其下侯甸捋

反力活

采其劉瘼莫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初亮反

兄

與悅同

填

舊說古

兮倬彼昊天

叶鐵反寧不我矜

比也。苑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愴音况。同。悲閔

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瘡音顛

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

闕之。新安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兄。倬。明貌。○舊說此

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

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隧。以為芮

良夫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

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

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

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成安

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之無所歸咎。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叶批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於烏乎。有哀。叶音國步斯頻

賊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曰黎

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是黔首靡有子遺也。

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
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
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
今也。使人不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此。則民不可得而
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
蹙也。○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
蹙也。○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
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
欣欣為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
頌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
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
不以絜矩為心。而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與民同好惡也哉。

安成劉氏曰。皆為
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兩反。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兩反。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禮

士昏禮注曰。疑。立。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錢氏曰。正立自定之貌。

浮木。梗。水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

往。三山李氏曰。無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

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

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都但怒。叶暖自

西徂東。叶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園。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儻，厚。觀，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

禦也。鄭氏曰：禦，寇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

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土，字謂鄉里與室家也。

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然

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為謀為怒。必叶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反。

賦也。怒，憤。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

賢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

公卿大夫執執手執執物也。朱子曰：逝，去也。蘇氏曰：王豈

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

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

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

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鄭氏曰：我語汝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

謂之當如手執執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逝風。音叶反。亦孔之僂。音反。民有肅心。莽。音反。云不逮。

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逝，鄉。音向。僂，烏合反。短氣也。肅，進。莽，使也。○蘇氏

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逝風之人。咆而不能息。孔

曰：風咆人氣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反息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痒。音哀恫

通音中國具贅反之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音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

旒然與此贅同。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註旒旗旒贅繫屬之

辭入聲卒盡荒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

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

蠱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

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

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蠱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

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

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廬陵羅氏曰厲

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

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

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

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
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
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可其用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眾以為否。而後退之。惟從乎眾論之公。而不可。則是以己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其所以是而不復察眾謀之臧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眾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瞻彼中林。牲牲反。中。其鹿朋友已諧。子念反。叶。林反。不胥以

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牲牲。眾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

言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曹氏曰。不如。鹿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

皆窮也。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諧。毀則

不復。相與以善也。此所以無明君。則人倫攸斃。故朋友道絕。此所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已叶。反。巨。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明

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

危利。蓄冥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

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華谷嚴氏曰。屬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

實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

而安為荼毒也。東萊呂氏曰。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上

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

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慶源輔氏曰。此

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也。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

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反

興也。敗類，猶言圯瘠族也。九峯蔡氏曰：圯，敗。族，類也。王

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

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

我至此悖。眊，音冒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

句。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厲王說。悅，音榮

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聲專利而不

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

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

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

聚斂之證也。蕩詩言會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會是掊克，

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

至於竭人之財。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

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

之陰，反予來赫。叶黑反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

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本亦作

嚇。音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遘。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

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遘邪僻也。○

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

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

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

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反。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

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

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盜矣。

然其人又自文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

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

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

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芘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

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
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
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
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
六章則皆規諷
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王曰於音乎。嗒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息浪亂。饑饉薦在薦。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反吐丁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随天而轉也。曹

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

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閉雨則望雲漢而

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

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薦。荐

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也。孔氏曰。求廢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春官大

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

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卒。盡。盧陵

璋。郊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羅氏

曰。牲用不可盡。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

承厲王之烈。暴虐內有撥亂之志。撥治遇裁而懼。側身

脩行。欲消去上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憂

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憂
早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朱子曰。百姓見
憂。見憂恤。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字。春

於王也。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秋桓公五年。天王使

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
餘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
世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此也。曹氏曰。雲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臨川而遇此。喪亂飢饉也。○曼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我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言群祀徧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中反耗斁。反丁故。下土寧丁。

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也。蟲蟲者。鬱積。亢之氣。熏灸而病人殄絕也。郊祀天

也。蟲蟲者。鬱積。亢之氣。熏灸而病人殄絕也。郊祀天者也。○濮氏曰。蟲與蠱同。旱熱熏人。殄絕也。郊祀天

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臨川王

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與物。皆謂禮神之物。酒食牲

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瘞其物。互以相通。宗尊也。○濮氏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

劉氏曰。前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祭克勝也。言后稷欲救

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

氏曰。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

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旱

慶源輔氏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前言舉其禮。此

地也。靡神不宗。徧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其禮。此

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斁敗。丁當

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

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

半身之遺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朱子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而上天又降旱災

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豐城

朱氏曰靡有子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反父母先祖胡

寧忍予叶演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

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

地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於羣公先正但言

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

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

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

而無所瞻仰願望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安成劉氏
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
望之忍之一辭可見
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倫樞反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暎音談

如焚叶符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

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形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

物快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

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殛都田反我以旱惜七感反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反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龜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瘖病憊魯也祈年孟春祈

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

土神也曹氏曰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

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壘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

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

報社稷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虞度悔恨

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

怒也慶源輔氏曰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復龜勉而

不自反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敬恭明神不

敢少急則明神宜亦無所恨怒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獎趣

反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叶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仰音

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孔氏曰散無友紀者由困於或

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

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

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曰四時一次一終曰歲

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則趣馬不秣以粟秣養

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其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弛廢馳道不除去聲○朱子曰

秦漢謂天子所驅馳之道為馳道孔氏曰所祭事不縣祭祀不懸其樂

膳夫徹膳孔氏曰減徹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左右之

脩令有所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有此文故毛傳引以

明凶年之禮○鄭氏曰以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

上皆自為貶損憂民也

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與漢書無俚之俚

同聊賴之意也呼源輔氏曰瞻印昊天云如何里蓋亦

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

集註訓賴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証然則里不理俚蓋

○瞻印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贏盈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我瞻仰昊

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
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
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
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
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眉山蘇氏曰。未有民於。是語終
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
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豐城朱氏曰。始
其雨之不可必。終言為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亦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盡其責於己。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
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
以定眾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
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

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百官。
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
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為
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
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
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胡化
北恒是也。爾雅注曰。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駿大也。甫

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

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商與殷。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

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非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

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朱翰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

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

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孔氏曰。此詩送

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

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

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

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

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

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反。王

命召伯。叶浦反。莫定申伯之宅。叶達反。登是南邦。叶上反。世執其功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朱子曰。與亶亶。績繼也。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亶亶。乃大禹攷攷

世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

申伯先封于申。宣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

之。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

常守其功也。盧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其功。子孫與國咸休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

職也。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封謝也。○安

成劉氏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叶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釋文曰：庸亦作墉。鄭氏

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曼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

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

載。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慶源

曰：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王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

章有徹其城，則城亦召伯為之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今出封于謝，不敢自

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

恩。故以命之。傅御，則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

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

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貌。

詩傳卷之六

貌。王錫申伯。叶通四牡躑躑。渠畧鈞膺濯濯。

賦也。敝始作也。貌貌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明貌。慶源

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有敝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

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叶蒲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往近。鄭音記。按說文從斤。誤王舅南土

是保。叶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東萊呂氏曰。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是諸侯之瑞圭。介之為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近辭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

朱子曰。讀如彼己之子之已。○安成劉氏曰。玉篇注。近辭也。行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遣之也。○慶源輔氏曰。此

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深欲其保障比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音式遄其行。叶

反郎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今隸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也。孔氏曰。申則塗不經郟。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言信邁。誠歸。以餞之于郟。既餞還經於鎬。而後適申也。

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歸古。人語多倒。峙

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

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去聲積恣音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

華谷嚴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饒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

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餼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禮餞之

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叶胡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

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

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

王為法也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

言番番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曾氏曰此

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汝反此萬邦聞問于四國叶于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揀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嘗為尹官因氏焉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碩大風聲肆

遂也壘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

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

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

崧高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既

伯之功召伯是管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

申伯曰于邑于謝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

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

保既之曰四牡躡躡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

鑿分別也○問崧高烝民二詩皆遣大臣出為

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為

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

勞攘○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

過述召伯營謝之功故雅有大小不同也申伯

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報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于下五反後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

內都畿○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

反苦弔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

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

也此懿德者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

有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

準則也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彛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

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
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
也。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
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
人君。莫先於生賢。
佐莫切於則。所以鐘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
凡民而已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
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
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于下也。○昭假于
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
格于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鐘粹美之德。其天性
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昔孔子讀詩至此
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

矣。讀者其致思焉。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
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
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
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
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楊氏曰。孟子
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
詩者。殊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平
說。將下來。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
者。上下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
達。上下之情。有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
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
自性之謂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
言之謂之彝。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
德好。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秉此。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
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叶韻若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

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

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

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

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

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怠也其措之

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

之德致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

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

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

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

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

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

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自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

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

不可入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

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朱子

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

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出承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

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類。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黃氏曰。天子之

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

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

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績戎。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保

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保

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

營之一事也。○廬陵彭氏曰。績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

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

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

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外。以經營四方之治。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仲山甫明郎反。護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音也。鄭

曰。猶善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

惡也。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朱子曰。只是上文肅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

其照之中庸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之謂也。保身者。解怠也。一人天

子也慶源輔氏曰。肅肅尊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己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吞啗之名。若茹草茹毛。

然。○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曰。剛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

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

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彊之寬。仁之勇。柔嘉

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

故比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

乎則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周子

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彊梁。剛善為嚴毅。

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

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

軟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

合德而發。皆中節也。豐城朱氏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補之。五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

賦也。輶。輕。劉氏曰。駟驥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圖謀

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

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反以舉然人莫能舉也

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

蔽故憚然不知非知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鄭氏曰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於是我吉甫

自我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

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

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

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

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

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

闕者也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

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每懷靡及叶極反

四牡彭彭叶鋪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纁祖妣遠遊而死於

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輶於業業健貌捷捷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疾貌曹氏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忠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

章之夙夜匪解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廬陵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

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

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

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

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

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慶源

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

定見言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朱子曰。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

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定字

陳氏曰。首章推原夫生眾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

仲山甫則鐘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

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

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

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

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

能舉也。山甫鐘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戎祖考。道叶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幹反古旦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陝西

西安。旬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倬明貌。韓國

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

子而聽命也。續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

侯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也。幹正也。

鄭氏曰。作楨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汝君。王自謂

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

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續戎祖考以下。

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勤也。虔共

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脩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

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豐城

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序亦以為尹吉

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郎反。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音鞞。苦郭。鞞。苦弘。淺。莫。歷。條。音。革。金。厄。栗。反。於。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

孔氏曰。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為瑞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淑善也。交龍曰旂。綏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

也孔氏曰。復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爲綏。後世或無。梁鳥羽。或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然則綏者。

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章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

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鞞去聲。毛

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

之使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淺。虎皮也。曰毛氏

皮也。淺。覆式也。字一作臂。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

也。孔氏曰。幘。臂幘。字異而義同。王藻云。有羔臂鹿臂。春

官中車。犬禛。犴禛。皆以有毛之皮爲臂。臂是蓋覆之

名。覆在式上也。條革。轡首也。曹氏曰。以條皮爲轡。其

爲環纏。搯首也。釋文曰。搯。厄同。○新安王氏曰。此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

魚反白交鼈鮮魚其款音速維何維筍反恤尹及蒲其贈維何乘

馬路車反繩證籩豆有且反子余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孔

曰。始行爲祖。祭者爲尊。其所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

所尊而亦祖。祭故云尊其所往。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

乃出屠地名。或曰即杜也。注曰。陝西西安府鄠縣。○杜詩

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顯父。周之卿士也。○壘山謝氏曰。申

陵。在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伯之行。王親餞

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款菜。殺也。朱子曰。對肉殺。故筍

竹萌也。蒲。蒲弱也。孔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

大如七柄。正白。生取之。甘脆。○慶源輔氏曰。酒且多貌。

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曰。覲禮來朝之

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

也。侯胥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氏曰。此章言已觀而返也。

○韓侯取反七住妻汾反符云王之甥。蹶反俱衛父音甫之子。叶獎

韓侯迎反魚覲止于蹶之里。百兩如音亮又彭彭叶鋪八鸞。錡

錡不顯其光。諸娣反大計從之。祁祁反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叶眉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

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

黎比毗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

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蹶父。周之卿士。姑音極姓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之皆有娣姪。音秩。又也。廬

羅氏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

○安成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則九女也。同姓。祁祁。徐靚音淨也安

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同姓。祁祁。徐靚音淨也安

劉氏曰。徐言其行如雲。衆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

動。親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侯觀禮既畢。而遂就王

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娶妻。汾王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姑家

之。則蹶父者。厲王之昏。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姑家

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

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錡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反于偽韓姑反其一相息亮攸莫如

韓樂音洛叶孔樂。韓土川澤。訐訐反况甫魴鱧。甫甫。鹿嘯

嘯反愚甫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

姑燕譽叶羊如羊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臨川王配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

之韓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訐訐，甫甫大也。嘯嘯，衆也。安

劉氏曰：吉貓似虎而淺毛。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號。日嘯作麋，貓似虎而淺毛。貓注：竊，淺也。號音棧。慶喜。

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慶源輔氏曰：此

其女擇所居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

其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訐。

訐，北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訐然大也。既言川

澤之大，故遂言魴鱖，甫甫然之大。鹿鹿嘯嘯然之衆，不

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

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

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者，言

既喜韓姑之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

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

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

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

壘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

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

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貔，猛獸名。孔

詩傳卷之六

韓

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

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

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

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

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

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祀之

固常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

為之伯。三山李氏曰。因其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壘山謝氏曰。高城深池。

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

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

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

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

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

百蠻而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

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

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周而南

而循也。江淮夷之在淮上者也。在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

在淮也。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揚州有陳氏曰。淮夷之地

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

也。是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

者。是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

徐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淮。南則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但去淮夷鋪陳也。陳師以伐之。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

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

而夷之居。淮南。北伐。獫狁。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

告成于王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

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

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王

公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

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

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既平。所以未平者。以爭

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

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

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

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

平。王又命召公事也。○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下

詩傳卷之六

卷之六

之許而命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

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蓋

南海而止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

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

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

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

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并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

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

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安成劉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反無曰予

小子叶獎召公是似叶養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宣布也。自江漢之許言

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音適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

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

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

今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

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

曰：此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

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

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

抑亦虎之先人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

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

臣之體也哉

○釐反力之爾圭瓚反才早音瓚反初亮一音占音西無詳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叶地反于周受命叶蒲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賦也釐賜上盧陵羅氏曰爾雅彝占罍注尊彝為占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

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

未祭則在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

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

之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

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孔氏曰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

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

寵異之孔氏曰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宋

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

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

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而

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豐城朱氏曰釐爾圭瓚秬鬯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反作召公考叶去反天子萬壽叶

亦惟曰山土田所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反明明天子叶獎令聞音不已叶越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

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

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

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

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

此章皆是述其古器物銘云邠音拜稽首敢對揚天子

休命用作朕皇考音恭伯音敦敦音邠其眉壽萬年無疆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子曰此章

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考古圖曰邠周大夫

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邠拜稽首對揚天子休

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

太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既又美

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既又美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

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慶源輔氏曰

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頌天子陳其文德

以治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

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

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

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

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

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

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

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命言甫、北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龜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獫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五何力哉？三年有賞，下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音

南仲大

音泰

祖，大師皇父。

音整

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

既敬既戒。

叶訖

惠此南國。

叶越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

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

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

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

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

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

懼以觀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

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

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詩人作此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

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謝疊山

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

易。誤國事矣。慶源輔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反。戶郎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

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

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三事未詳。

或曰。三農之事也。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

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言王詔尹氏策命程

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徐

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

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

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

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其副則曰。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

大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

○赫赫業業。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騷。侯。反。蘇。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

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焰烜赫而盛大如此也。王舒保作未詳

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

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

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

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

夫怒復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震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

徐夷已震恐也。○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五叶反進厥虎臣闕。呼盪反如虒。反火交

虎鋪。普吳反敦淮濱。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虒虎之自怒也。埤雅曰虎

之自怒虒然闕如虒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

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成劉氏曰此言

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如

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反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

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

則可驚動。故以山喻。動。縣。縣。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

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

旅之盛如此。疾言其栗。衆言其盛。不可亂言其整。不可

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直叶六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

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

者是也。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

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

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

於是服。而後謂之同。徐方來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

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

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

是王憤揮天戈。克准服。徐無不如其禮焉。○華谷嚴氏曰。宣

王憤揮天戈。克准服。徐無不如其禮焉。○華谷嚴氏曰。宣

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

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矢其文德也。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其敬戒。

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

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知戰而自

服也。始而來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知戰而自

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則王師道之大。信有

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戡于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

夏之斯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

其文德之不
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仰音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側例反叶丑音賊丑音疾靡有夷屆音戒叶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反留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

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廬陵羅氏曰奄

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

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艷二音說文作闞音淹與此

通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

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

是有小人為之蝨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

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印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

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蝨賊者無有平夷屆

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

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蝨賊

之害禾稼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

息時止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二音之音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之

此宜無罪女反收由殖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音之

賦也反覆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說赦也

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

刑罰不中皆此類也○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蝨

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

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

也當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反古堯為鳩反處之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亂匪降自天叶鐵生自婦人匪教

匪誨叶呼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

梟鳩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

鷓也即墓門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

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

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鳩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

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

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

人耳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上文

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

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

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廬陵歐陽氏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

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

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慶源輔氏曰此

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

也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鳩非不能言

匪降自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

結上文長舌之言。則非誣。諂夫之多言。則我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

○鞫人伎反。或忤。諂反。子念。始竟背。必墨反。叶。豈曰不極。伊胡

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伎害。忤變也。諂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

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

而變詐無常。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

者。其心伎害。既以諂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

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

慝乎。慶源輔氏曰。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

人之言。用心伎害。而變詐讒慝。婦寺之情狀。夫商賈之利

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

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

上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新安胡氏曰。譬如君

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

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諂毀。惟婦言

是用。其欲不速亡得乎。

○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舍音捨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

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

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思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

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

王遇灾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

之殄瘁宜矣。豐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或曰

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

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

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

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鬻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叶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叶同

興也。鬲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

○言泉水漢甫問反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

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

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

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

祖。則天意可回來。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瘧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

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氏曰。言天

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

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

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灾。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潰潰回遘。

實靖夷我邦。工叶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

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遘邪僻也。靖治。夷平也。

○言此蠹賊昏椽者。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

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蠹賊。內訌蓋蠹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椽而言。并闡官在其中矣。

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由蝨賊之入。內潰其心。腹昏。極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

王乃使之治平我邦。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已覩不

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

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

如此。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

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

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惡耳。然

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西苴。反。我相。息亮

此邦無不潰止。未詳韻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

澤也。相視。潰亂也。意終必潰亂而已。○華谷嚴氏曰。谷

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是是用不潰于成。召是草不潰

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反。胡

不自替。職兄。音斯引未詳韻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也。稗。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

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替廢也。况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

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引長而

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曰愴况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

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

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

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

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

不裁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關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

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

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

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虞芮質成。

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

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
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字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
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

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既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